

給安東尼

「文化新潮」編者轉來你的文章，我看過了，心裏很是不安。雖然我們當教徒已習慣了不安，每次我辦告解前我都有種不安感覺，不然我的告解就不會痛快。但對你的不安，我覺得我有必要說幾句話。

你必須平心靜氣聽我說。這是你最大的缺點，你總不肯耐心的聽別人說話。也許是知識份子共有的毛病，每當別人說話的時候，他們的眼睛在轉動，他們的腦袋都在想如何能駁倒別人，或分析他們的理論的階級背景、心理因素。尤其是你，你是讀社會學的，又懂點心理分析的，就更固執。

你不會明白，這世界有許多東西，不用分析。譬如我認識主這個過程，就不能分析

願主與你同在

。你長篇累牘的寫信來和我討論宗教，討論我的轉變，除了使我憤怒之外，還有什麼意義呢？

我信主，因為我了解祂，清楚祂的偉大。我告訴你一個故事，你一定說我迷信，可是這事件使我肯定了主的存在。去年暑假我們準備在諾定威大學附近一處郊外露營，怎知營前一天，下很大的雨，天文台說雨可能要持續一兩天，這一個露營恐怕要取消。但一個老教友說，這只不過是主對我們的試探，讓我們一起祈禱吧，主會替我們安排的了。結果我們祈禱到深夜。明天我醒來，推開窗門，太陽高高掛在天邊，我看見太陽，彷彿就看見主對我微笑。我歡喜得如獲高潮。

講起高潮，又想起一個女教友的見証。她已是中年，十多年來在床頭間都和丈夫不大合得來。但，婚姻是主定下來的制度，一夫一妻是神的旨意，她並沒有因此怨憤，她只是誠心的祈求。然而 主終會讓她得著。

那一夜，她照例看完聖經才睡，不知怎的，把聖經壓著身下。半夜里，丈夫爬上她身就幹起來。這一次，她暢快非常，得著了她十年來都沒得着的。唯一的遺憾，就是弄污了她用了十多年的聖經。我們聽完了她的見証，就送了她一本新的聖經。

安東尼，我必須承認，我以前會深深的愛着你。你是我生命中第一個男友，除了主外，給了我最多的高潮。我現在還清楚的記得，你第一次在雨中握着我的手，第一次在山頂吻我的光景。我們曾經分隔異地，共忍相思之苦，共享相逢之樂。那時我十九歲，飽嚙浪漫純情的初戀之樂。不過，這已經是過去了，如今，我的生命已揭過新的一頁。

我們走在不同的路上，我肯定我將可上天堂，只希望有朝一日我們可以在那裏相會。

我知道，你曾經因此而忿恨、傷感，至今仍FEEL BITTER。看你的文章，似乎你仍然有點倖倖然。你應去看保羅的哥林多前書，愛裏沒有憎恨，愛裏只是寬恕。你應學習忘記，重新釐定你生命的方向，更不必再咒罵或諷刺主，你們知識份子的矯情我見的多，聽到厭。譬如說我吧。你可以說我的信仰是我底「資產階級本質的一個反映」，雖然我自己不大明白這句話的意思，但我可以告訴你，你是錯的。

我的父親是典型的香港上一代，從大陸逃來香港時幾乎不名一文，靠賣葯的生意，當上了東華三院總理。我感謝他給我一個好的中學教育，十二年在瑪利諾把我的英文磨鍊得銳利，也看透了那些崇洋者的EGOISM，那些愛美、愛玩的女人我可不要做。我希望自己有一分熱，能發一分光，我相信

愛，但不只是局限於男女之間的愛，我要愛全人類。通過主，我找到這無限的愛。

我曾經傍徨過。爲此，我會跟燕和你去搞報紙。還記得我穿了一襲粉紅色的裙子和你一起在烈日下去參加5.13示威嗎？人家還笑我們，我毫不介意。可是，我終於不能忍受，那無休止的討論，那些滿口理論的知識份子在力行上的虛偽。那時候，你們開口中國，埋口世界革命。我只是通宵達旦的陪你們開會，寫會議紀錄，只不過換來你們戇訥地叫我們這班女人做「機械操作」者。我曾經試圖去讀FREUD、MARX，甚至MAO，但這一切，都不過是因爲當時我們在熱戀中。事實上，這一切都是如許ALIEN

願主與

，就只不過如我赴宴前的化粧，雪白的MINK，黑亮的高跟鞋一般，宴會後都要脫下來。

來到英國，我才真實的找回自己。我不要和那班「二世祖、二世妹」一樣隨便拿個學位，交交朋友就算了。我固然不缺乏男孩子追逐在我的裙下。每當聽到我的家世（或者是我的身材），他們的眼睛就發亮，有些擺出個JOHN TRAVOLTA的舞姿。有些自命爲知識份子的明知自己的醜陋，就會開口談DE SASSURE或者唐君毅，跟着就問我什麼時候可以陪他們喝杯咖啡。

可是我一直都惦念着你。每一次暑假我回港見到你，享受你的愛撫，我的心就會軟下來，我就會渾忘我倆之間的距離。但主給了我力量。我多希望，你也可以如我一般都相信主，然後在祈禱之後上床。不過，你開始有點CYNICAL了，你的凌雲壯志有點消沉了。你說，這是香港客觀環境使然。既

願主與

你

同

在

不容許你去搞你心目中的「革命」，只能當一個POP CULTURE的CRITIC，向POST-CAPITALIST的香港文化作戰。我迷迷糊糊的好像懂，又好像不懂，可是，我聽到的只是你左風右嘲的聲音。不是罵亦舒，就是罵胡菊人。更甚者，你竟學會抽煙、打麻雀、賭馬，那一切一切資產階級的玩意。最後，我明白了，你已不再十九歲，你已經是這個社會的一部份。你甚至去打天九、講DIRTY JOKES，你說這是向無產階級認同。

我可不要這樣的認同。如果我要認同，我爲什麼不向MINK COAT認同？我寧可去看聖經，聖經給我豐富的精神食糧。我發

你同在

覺我們之間像有一個鴻溝。我在右邊，你在左邊。我在痛苦迷惘中，主像CUPID般一箭射中我的心窩。我開始去福音會、查經班。那裏的男孩子都潔純得很、斯斯文文的，說話總是陰聲細氣的，不會像你大聲呼喝得山搖地動，更不會拍案擊節。他們和我出街，總是離我遠遠的，他們只會用眼神來讚美我，用漂亮的說話和我談理想，那裏像你動不動就要抱我。不過，有時候，我得承認我會懷念你那強而有力的擁抱，使我結實的感覺你是一個男性。不過，那些信主的男孩子，在他們身上我看到的是主的光輝。我喜愛光輝。

好了，我不說了，不要爲我們的私事阻碍「文化新潮」的篇幅。我在此世間將盡我的所能爲主作見證，至死不悔。我也希望你多保重，少喝點酒，多看聖經，早日有所突破。

願主與你同在。

芬妮